

采用吳世忠 李文勝一九九六年開發電腦編排工乂譜并直譯五綫譜的軟件制作

清刻本文煥堂指譜

電腦編排
附原書影

執編

胡紅波
鄭國權
施炳華
李文勝

對譜

張真好

臺南胡氏拾步草堂
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
合編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清刻本文煥堂指譜

臺南胡氏拾步草堂 合編
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2003.11

ISBN 7-104-0185-3

I.清… II.①清…②臺… III.①弦管-曲譜-福建
-泉州市②弦管-曲譜-福建-泉州市③弦管-曲譜-福建-泉州市IV.

責任編輯 楊錦海
裝幀設計 鄭國權
古譜錄入 蔡靖華

清刻本文煥堂指譜

臺南胡氏拾步草堂 合編
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澱區北三環西路大鐘寺南村甲 81 號)

郵編:100086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 經銷

泉州晚報印刷廠 印刷

8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16 開本 32.75 印張 插頁 2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ISBN 7-104-0185-3/J·782

定價:精裝 80 元

採用吳世忠 李文勝一九九六年開發電腦編排工乂譜并直譯五綫譜的軟件制作

清刻本文煥堂指譜

電腦編排
附原書影

執編

胡紅波 施炳華
鄭國權 李文勝

對譜 張真好

臺南胡氏拾步草堂
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
合編

序 一

中共泉州市委書記

吳永福

繼《泉州傳統戲曲叢書》出版之後，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又着手編纂了「泉州戲曲弦管研究叢書」，首期推出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明刊戲曲弦管選集》和《清刻本文煥堂指譜》兩部南音典籍。

泉州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二十四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從唐代至元朝，泉州「刺桐港」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港口，享有「東方第一大港」的盛譽。泉州歷史文化積澱深厚，地方傳統藝術絢麗多姿，至今仍保留着南音、南戲、南少林、南建築等傳統文化藝術，有着「活化石」般的寶貴價值。尤以古樸典雅、獨具魅力的南音聞名海內外，它植根于泉州并延伸于閩南語系地區，同時遠播東南亞和港澳臺等地，成爲一種充滿濃鬱鄉情、激發愛國愛鄉熱情的「鄉音」，堪稱「中國古典音樂的珍品」。泉州南音吸納了中原文化、閩越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精華，長期以來名家輩出名曲薈萃、新秀蔚起薪火傳承，呈現「千家羅綺管弦鳴」的盛況。其交流傳播的國際性所產生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認同感，已超越音樂本身，成爲連結海內外同胞和海峽兩岸鄉親的橋梁和紐帶；其所蘊含的巨大文化研究價值，充分說明南音不僅是植根于名城泉州的藝術奇葩，也是屬於中華民族的音樂瑰寶，更是海內外共同珍惜、保護的世界文化財富。

我們一直強調，保護、繼承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弘揚優秀民族文化，是各級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是廣大文化工作者神聖的使命。市委、市政府始終高度重視對南音的發掘、搶救、扶植、保護和發展，在申報「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迹」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同時，「中國泉州南音」申報聯合國「人類口頭及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并

把它作為弘揚大泉州文化、建設大泉州文化園的一個重要抓手，致力推進泉州「海絲」文化和閩南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和傳播。我市先後舉辦七屆規模盛大的「中國泉州海內外南音大會唱」，今年又與中國音樂學院聯合啓動「二零零三中國泉州南音年」，為促進泉州對外、對臺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推動海峽兩岸、海內外閩南人的聯誼和交流作出了積極努力。

「泉州戲曲弦管研究叢書」的編纂出版很是值得慶賀。叢書的前兩部即《明刊戲曲弦管選集》和《清刻本文煥堂指譜》是泉州南音迄今發現歷史最早的正式出版物，其曲文和古譜蘊藏了大量音樂歷史的寶貴信息，有些內容甚至可以直接與盛唐音樂聯系起來。這兩部南音典籍以其獨特的歷史價值、研究價值和收藏價值，為泉州南音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人類口頭及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提供了重要依據和必要的歷史見證。可以說，它們的付梓面世，恰逢其時，恰逢其用。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序 二

中國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王文章

「泉州戲曲弦管研究叢書」之一《明刊戲曲弦管選集》和之二《清刻本文煥堂指譜》，即將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這是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繼續編纂出版十五卷本《泉州傳統戲曲叢書》之後，又一項挖掘、搶救中國傳統藝術遺產的重要成果。

泉州的民族民間傳統藝術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積澱，同時又以梨園戲、南音、傀儡戲等在當今舞臺以「活化石」形態的呈現而令人注目。去年底，經中國藝術研究院推薦，泉州南音、梨園戲、傀儡戲同中國的昆曲、古琴、藏戲等共十個項目被亞太文化中心列入「傳統民間表演藝術數據庫」。這正是泉州優秀民間傳統藝術獨特價值的一個說明。泉州地區是蘊藏民族民間優秀藝術遺產的富礦區，正是因為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的專家、學者們意志堅韌，堅持孜孜不倦的搜求，才使我們看到一批又一批近于湮滅的傳統藝術遺產重新顯現；也使那裏的南音、梨園戲、傀儡戲等藝術品種的舞臺演出，有了不竭的資源；也才使今天的觀眾從舞臺演出中，窺見到歷史的藝術遺存形態，得到韵味醇厚的審美感受。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的工作成果的意義，當然不局限于泉州，它對優秀的傳統藝術遺產在今天的繼承和發展，也是一個貢獻。

《明刊戲曲弦管選集》、《清刻本文煥堂指譜》，作為「泉州戲曲弦管研究叢書」開頭的第一、二卷，給人的第一個鮮明印象是史料珍貴。比如三種明刊戲曲、弦管中，竟然可以找出我們今天可知的三十多出戲的痕迹，其中還保留有晉唐以來的豐富的音樂歷史信息。這兩卷書，對於研究戲曲、音樂傳承、衍續都有重要價值。著名戲劇家郭漢城先生

在評論此前出版的《泉州傳統戲曲叢書》時指出，「卷帙如此浩繁，內容如此豐贍，在我國其它劇種尚未見到」也是適用的。從即將出版的第一、二卷和今後擬陸續出版的內容看來，編纂者視野開闊，對有關「泉腔戲曲」和弦管的史料廣收博取，整理匯編，獻之社會，為人們的創作、研究借鑒，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叢書給我的第二個鮮明的印象，是它體現的獨特價值。這使我想到「古、今、中、外」四個字。所謂古，即「叢書」輯錄的內容，有相當一部分，在海內外都屬孤本，千金難求。其內容對於研究中國戲曲的衍變發展，對於喚起傳統精華的表演記憶，尤有價值。

所謂今，即上述的這批明清戲曲史料記載的音樂、表演的內容，有相當部分可以在泉州現在的南音、梨園戲、傀儡戲等的舞臺上找到活生生的存在，瓜瓞延綿，一脈相承。并且，現在的不少南音曲目和梨園戲、傀儡戲的劇目，也可以從這批史料中找到它們的淵源所在。它不僅是梨園戲、傀儡戲、南音等頑強生命力和發展變化歷史軌迹的印證，同時也為今天這些古老藝術品種在舞臺上活生生的呈現注入了源泉。

所謂中，就是叢書輯錄的文化遺產，從衍生的地理位置來看是泉州的，從聲腔角度來說，也是特色鮮明的「泉腔」。但從其內容和歷史淵源來考察，其中相當部分是中國古老音樂與戲曲的寶貴遺存。學術界的專家常感嘆唐宋的音樂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宋元南戲也隱匿得無影無踪。但當人們親自聽了古老的弦管，親眼看了梨園戲和傀儡戲的演出，便會在驚喜之余，不由地對泉州南音是「中國音樂歷史的活化石」、泉州梨園戲是宋元南戲的遺響之說給予認同。而南音與戲曲「照古音」唱曲道白的泉腔方言，語言學家則一致認為不是所謂的「土語」，而是來自「河洛」的古漢語。凡此種種，有興趣研究源自中原的中國古老漢語、音樂和戲曲的人士，對於叢書的出版，無疑會認為是非常珍貴的。

所謂外，就是泉州的戲曲、弦管，並不囿于閩南一帶，而是隨着華僑的足迹，走遍南洋群島和其他各個閩南華僑的聚居地；在臺灣地區的流播，則是明末隨着鄭成功帶領的軍民去收復臺灣而傳遍全島，于今臺灣的南管和南管戲，都是泉州弦管和梨園戲的嫡傳。香港、澳門地區的南音演唱和戲劇活動，也都與泉州的傳衍、支持有直接的關係。從一九七七年新加坡首倡南音大匯唱至今二十多年間，海內外南音文化圈共舉辦了十四屆國際南音大匯唱。這種壯麗的場面，世上任何古老樂種在今天都難以出現，顯示了泉州南音強大的輻射力和凝聚力。正因為這樣，泉州許多珍貴的戲曲、弦管史料，也由華僑和商人的帶出和其它渠道的外流，分散在歐洲、日本和南洋各地，其中一部分有幸保存下來。這次叢書一、二卷編入的珍貴史料，幾乎都來自海外和境外。明刊戲曲弦管選本三種，是英國牛津大學龍彼得教授從英國和德國圖書館發現的；文煥堂指譜則是臺灣成功大學胡紅波教授三年前用高價從舊書市上購得的。得益於改革開放和對外文化交流的大好時期，又有賴于泉州市委、市政府和文化部門的大力支持，特別是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的同仁鏗而不舍，長年努力，四處搜求，才能把這些分散于四海的珍貴史料征集起來，加以匯編、校注出版。其用心之細，用力之多，非同一般；其成果之豐碩，其意義之重大，不可低估。從搶救、保護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以及民族優秀傳統藝術的發掘繼承、發展而言，仍可以借用郭漢城先生在《泉州傳統戲曲叢書》序言中所寫的一句話來概括：「千秋事業，功德無量」。

贊佩之余，謹爲序。

二零零三年八月于中國藝術研究院

序 三

中國藝術研究院宗教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田青

過去，我曾經慨嘆：「我們經常聽到的所謂『民族音樂』中的絕大部分，為什麼和我在中國古典文學和其他古典藝術中所感受到的意境那麼格格不入？常常，當琵琶的輪指像機關槍的子彈一樣掃向無辜的聽眾，當二胡的弓子如『白駒過隙』一般在兩根弦間奔突；當竹笛和嗩吶在舞臺上揚起田徑場上的口號，比賽誰『更快、更高、更強』；當我們像西洋管弦樂隊一樣龐大的民族樂隊得意揚揚地奏起《拉克齊進行曲》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的老祖宗在皺眉頭：這是我們的『華夏正聲』嗎？」直到聽到泉州南音，我才聽到與我血液中的音樂基因相互唱和的聲音。

過去，我曾經慨嘆：「音樂是時間藝術，是即現即逝、隨生隨滅的；看不見、抓不着、留不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有什麼辦法呢？古人沒有精確的記譜法，更沒有錄音機，有時候，只好憑我們尋找獼猴。現世之人，誰都沒有陪孔老夫子在齊國聽過韶樂，所以，誰都說不清楚老先生到底為什麼聽過它之後竟然三個月吃不出肉味來？三千太學生「轉世」至今，也恐怕都淡忘了嵇叔夜的慷慨與悲涼，沒有誰能說得清為什麼斯人逝去便該「于今絕矣」的《廣陵散》至今仍有琴人在彈？」直到聽到了泉州南音，我才敢下這樣的斷語：古老的中國音樂，真的一直流傳到了今天。

佛教講「因緣」，泉州南音能作為華夏正聲流傳到今天，有着特殊的原因和條件。泉州地處東南沿海，有獨特的人文環境和生存條件，從晉、唐、五代以至兩宋，中原的士族、皇族因為逃避戰亂，先后舉族南移，最終一大部分人定居泉州。他們把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樂文化也帶入泉州，并逐漸流入民間，世代傳衍。中國古樂中絕大部分的物質構成和形態構成，在中原大地以至大江南北，大都只埋在五代、魏晉墓葬中的磚刻石刻圖像裏。令人感到驚喜的是，活生生的唐宋音樂遺響，卻大量保存在南音當中。南音中自成體系的工尺譜，南音中的橫抱琵琶、尺八、拍板、筆簫、軋簫、笙等樂器，南音的演唱規制，以至一首首具體的樂曲，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作為中古音樂的歷史見證。

曾經有人概括泉州南音的特點是古、多、廣、強、美。其所謂古，是南音有千年的歷史，其所謂的多，是南音有

大譜、散曲和套曲達二千首以上；其所謂廣，是南音不只活躍在閩南地區，而且擴展到南洋群島和臺、港、澳以及歐美的一些地方；其所謂強，是南音歷經無數的天災人禍和漫長歲月的磨汰，還能夠頑強地存活下來；其所謂美，是南音既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長撩曲，又有慷慨悲歌、一唱三嘆的疊拍聲。趙樸初先生生前在泉州聽過南音之后，寫下了這樣的詩句：「管弦和雅聽南音，唐宋淵源大可尋。不意友聲來海外，喜逢佳節又逢親。」更生動地道盡了南音的藝術魅力和深邃內涵。

我曾經與泉州的朋友探討過南音為什麼歷經千年而不衰的問題。他們認為，南音的主體部分，決不是里巷歌謠，也不是所謂的源自戲曲音樂，而是唐宋宮廷和教坊中的樂師、樂工的杰作。如大譜中的「四（時景）、梅（花操）、走（馬）歸（巢）」和《陽關三疊》等，都是純粹的「虛譜無詞」的古曲，是非常難得的、藝術水準極高的純器樂作品。也許它們一開始傳入泉州時就已經非常成熟，因而就十分凝固。所以歷代弦友對它們只能是認真保守，不敢輕舉妄動。有位新文藝工作者，發現有首散曲中的一個詞，只要移動一個音位，就可使咬字叫音更加明確，但立即受到多位藝師的斥責，認為「盡管說得有理，但誰敢動它！」由此可見，管弦界忠于傳統、保守傳統是很堅定的，因此才會歷久而不變異。其二是，南音在愛好者當中，是深入人心、融化在感情深處的，是永遠揮之不去的。聽說當年在破四舊時，有的弦友牆上挂的是「樣板戲」的曲譜，口中唱的卻仍然是南音。在海外，有的地方長年禁止華文活動，但不少華僑仍然關起門來唱鄉音，在他們心中，南音，是祖宗的靈魂，是故鄉的明月，是游子心中永恆的記憶。「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南音是永遠不可禁絕和扼殺的。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泉州市政府就組織了南音研究機構，整理南音曲譜，並成立了專業南音團體。改革開放以來，泉州舉辦了七屆南音國際大匯唱。「中國南音學會」于一九八五年在泉州成立，先後舉辦了三屆國際南音學術研討會。在南音史料的搶救、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泉州市政領導，支持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編纂出版了《泉州傳統戲曲叢書》十五卷，把梨園戲、傀儡戲的傳統劇目、音樂、表演和相關的南音曲詞七百多首匯編在一起，成為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南音南戲的重要資料。

去年以來，泉州市政領導又支持地方戲曲研究社啓動「泉州戲曲弦管研究叢書」的編纂工作。現在，已有兩部書稿的清樣放在我們面前。兩者共有上千的頁碼，史料珍貴，內容豐富，是迄今發現的最早刊刻行世的弦管曲文和曲譜。它們的底本，一是塵封在英國和德國圖書館幾百年才被牛津大學漢學家龍彼得先生發現的《明刊戲曲弦管選集》；一是在內地多年找不到一部完整的《文煥堂指譜》，卻爲臺灣成功大學胡紅波教授在市上高價購得的《清刻本文煥堂指譜》。它們雖然是明清坊間的出版物，但保存存真，許多重要的音樂歷史信息和一首首古曲的面貌，比較完好地保存下來了，有如兩個中間環節，把南音發展千年的鏈條連接了起來，意義非同尋常。

例如，《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刊載的《唐燕樂二十八調表》的具體音樂形態，現在很難說得清楚了。但在《明刊戲曲弦樂選集·百花賽錦》中，卻保存幾十首標明「雙」「越調」及「背雙」等源自燕樂二十八調調名的散曲。于今則以「倍工」「中倍」和「大倍」「小倍」的調名存活在南音中。而這些「雙」「背雙」的曲文周圍的撩拍符號，與現在的曲簿的撩拍也相當接近，有的則完全吻合。

又如在《清刻本文煥堂指譜》的三十六套「指譜」中，有一些與唐《教坊記》中記載的唐代曲名同名，如《拂》（音誤作舞）《霓裳》、《后庭花》等。《指譜》收錄的十二套大譜，其名目古樸純真，以一節、二節、三節等來區分音樂的章節，一掃《泉南指譜重編》中編者加上的曲牌和花哨的名目，從而糾正「譜，即大譜，爲曲牌連綴的套曲」的誤解。大譜的第一、二、三套，分別是《三面金錢經》、《五操金錢經》和《八面金錢經》，而不是被改動的《三臺令》、《五湖游》和《八展舞》。同時，這三套大譜中還有〈喝咍句〉、〈番家語〉等名目，再聯系指套中的廿二套有「太子游四門」的曲牌，卅六套《南海觀音贊》有「落〔普庵咒〕佛頭至佛尾廿二節」等等，讓人清晰地看到佛教音樂對中國傳統音樂的深刻影響。

泉州的朋友要我爲《明刊戲曲弦管選集》和《清刻本文煥堂指譜》的付梓寫個序言，我對南音是外行，但這不妨礙我對南音的熱愛和長期致力于保存、傳承南音藝術的朋友們的尊重。因此，拉拉雜雜寫下些感想，不敢稱之爲序，只是借此表達一下我對南音的感情而已。

泉州南管《文煥堂指譜》刊本

胡紅波

千禧年暑假八月二十日赴有「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稱的泉州，參加福建社科院主辦的「二零零零年漢民族國際學術研討會」，下榻百源路華僑大廈；斜對面馬路轉角處是古剎「銅佛寺」，連著兩個晚上都聽到悠揚的南管演唱。二十日晚上漏了沒看到，二十一日晚記著去參觀，看到除了寺前一個團體在表演之外，院牆外人行道上另一個團體也燈火通明，打著幻燈字幕在演唱。往外走，在文化街另有兩個團，各據一方天地也在演唱，這些地點都招引來人群，或坐或站在欣賞著。這樣的場面頗令我驚奇，原以為這樣古老的東西經十年浩劫應該早已沒人唱了，也許是改革開放之後又復活起來的吧，畢竟這裡是南管的故鄉，人們不可能忘情這樣優美的歌唱藝術。二十二、二十三日因臺風來襲，沒得看。二十三日晚上大會閉幕餐會後，^風風雨仍然下著；在對街一家曉風書屋買了幾本書，順便走進旁邊一家唱片行，也看到南音、高甲戲等VCD，特地選了泉州戲（陳三五娘）、（李亞仙）、南音（寒梅吐艷）、（荔鏡情緣）、（門樓夜月）、高甲戲（十五貫）、（審陳三）等，有了這些，和當日下午冒雨搭機車去海上交通博物館買到的幾本南音、南戲、傀儡戲書籍，以及晚間攝得的幾張南管演唱現場照片，算是泉州之行除了開會以外的特別收穫。二十四日上午就離開泉州。

沒想到九月初，在臺南臨安路玉市意外看到咸豐年間出版的泉州南管《文煥堂指譜》木刻本一套四冊，雖然破爛不全，版心邊角天地都已碎爛，所幸內文大體仍可辨讀，因為前所未見之故，書價雖然高昂，仍然忍痛買下。這麼一來，和年初購得的《泉州指譜重編》殘本（六冊僅得五冊），以及二十幾年前所得《閩南音樂指譜全集》、《南管名曲選集》等，就可以做一些曲詞方面的對照比勘的工作。今先將該書翻檢一過，把重要部分簡介如後：

這本書的函套、封面、扉頁等都已不見，書名是根據版心書口。首冊前確知有兩篇序文，第一篇行書序文因破碎，

只在第三頁上第一行前有「不去」、第二行前有「德之」、第三頁下則剩以下幾個字：第一行「興」、第二行「故」、「深」、第三行「之自勵」、第四行「榕城杰夫何」、最末一行抬頭「小涯」即本書的作者「章煥」的字。第二篇隸書「指譜序」，自第四頁起，全文低兩格，曰：

指譜序

原夫指譜之設由來久矣無從稽考創造之人而是譜雖系南音雜泉腔爲最勝傳遍中外於茲久矣然計有四十八套而所識者亦不鮮全獲則所餘者亦不鮮皆同或挑點不對則參差不齊或檢甲不同則音韻不或口受於師而口傳於徒以致紛紛不一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矣茲予得古譜一部歷諸名公校對無差余不敏不敢秘刊刷於世庶先創之功不滅俾後習之機不素矣是爲序

咸豐柒年端月谷旦

文煥堂主人小涯章煥刊

(標點如下：原夫指譜之設由來久矣，無從稽考創造之人。而是譜雖系南音，維泉腔爲最勝，傳遍中外，於茲久矣。然計有四十八套，而所識者亦不能全獲，則所能者亦不能皆同。或挑點不對，則參差不齊，或捻甲不同，則音韻不□，或口受於師，而口傳於徒，以致紛紛不一，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矣。茲余得古譜一部，歷諸名公，校對無差，余不敏，不敢秘，刊刷於世，庶先創之功不滅，俾後學之機不紊矣。是爲序。

咸豐柒年端月谷旦

文煥堂主人小涯章煥刊

全文完整無闕，由是可知此書是咸豐柒年（一八五七）出版，另外在目錄標題下有小序「驚江小涯章煥刊」七字署名，可知章煥就是「驚江」人，「驚江」或稱「驚嶼」，也就是泉州府的廈門。民國初年編成，同是南管指譜的《泉南指譜重編》作者林霽秋也自署「驚江」或「思明縣」人，「思明」正是廈門的舊名，原屬泉州府轄下。

序文後是全書「目錄」，可以看到章氏所謂「四十八套」指譜名目，茲經加注標點符號，整理羅列如下（略。移作本書目錄）。

在這目錄裡可以看到不少古曲曲牌名，例如：「陽關三疊」、「西江月」、「金錢經」、「醉太平」、「大牙鼓」、「一江風」、「一封書」等，也可以看到目前還常聽到的南管樂曲名目，例如：「春今卜（返）」、「聽見杜鵑」、「勸公主」、「心肝跋（碎）」、「爹媽聽」、「趁賞花（燈）」等，更有一些是很少甚至從未聽聞的曲牌，如「攤破石榴花」、「十八飛花」、「湯瓶兒」、「九串珠」、「大環著」、「巫山十二峰」等，像「寡調」、「潮調」、「三面」、「五操」、「八面」等也十分引人好奇。更特別的是「落」字在這裏的用法，一時還不清楚，有待琢磨。

目錄之後有「琵琶圖指法孔處」及「洞簫圖管位」（又稱「五孔六正管位」），對於南音的主要樂器一弦一管的使用

解說標識十分清楚。

在曲詞方面令人覺得有趣的卷一所謂「三十六套總頭「請神咒」三節」，分別是拜請「土地公公」、「田都元帥」、「粉花婆娘」，另外再加一首「請月姑」，歌詞內容透著幾分神秘韵味，令人感受到南方特有的巫術氣氛。例如拜請「田都元帥」詞：

弟子壇前專拜請卜田都元帥來降臨來，田都元帥神通真廣大，法靈咒水來救萬人，獻錢獻鈔買路過，獻錢獻鈔

(空)買路行，呵呵弗也呵呵弗也呵呵弗也。

另兩歌詞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一般都知道南管奉「孟府郎君——孟昶」為祖師爺，這裡卻拜請南管戲神之一的「田都元帥」，也是意想不到的。再看「請月姑」：

請月姑，請月姨，排蓮花，少年時，年紀亦句通，亦句未，天阮一個姑仔才即三歲。三歲姑，二歲姨，請恁今暝來
救桃，阮厝乜亦有乜亦乜未無，亦有花，亦有粉，亦有胭脂通來抹嘴唇；亦有耳鈎共髻尾梳，亦有金釵共綉鞋。請
嘮請嘮，請卜大娘來聽香，請卜二娘來伴壇，請卜三娘來問聖。坐下久，說卜定，說卜分明，可來乞恁聽，千里發
(空)毫光嘮，萬里發(空)嘮童，千里毫光照童身，萬里嘮童來照童人。生人市上在只兜，生人市上在許頭。三
步并佐今二(空)步走嘮，三步并佐二步行。急急行，急急走，前人叫，汝莫聽；後人叫，汝莫應。直入花園花味
香，直入酒店今面(空)帶紅。蜻蜓飛來都盡成陣，尾蝶飛去於都盡(空)成雙。暝陽嶺上今好躑躅，我今過只暝
陽我心歡喜；掀開羅巾今拭(空)汗去，(空)走得我頭髮都髻又崎；急急走嘮急急行，走到生人市上說分明。六
角亭上今六(空)角磚。六角亭下今好茶湯；六角亭上下角石，六角亭下今好茗葉，素香不如是木梨香。(按：梨
字上原有「草」頭，無此字，改梨字，「木梨」，應是茉莉也。)尾蝶成陣來采叢，蓮也柳來嘮，蓮也柳來嘮，腳踢草，嘜真
個於是好(空)救桃，嘜真也個是好(空)救桃。

這無疑是一段巫歌巫語，「三歲姑，二歲姨，請恁今暝來救桃，阮厝乜亦有乜亦乜未無，亦有花，亦有粉，亦有胭脂通

來抹嘴唇；亦有耳鉤共髻尾梳，亦有金釵共綉鞋。……」歌詞透露原始天真的類似兒童遊戲的趣味，也交雜著神秘遙遠而像是夢幻世界的氣氛。情境上和前三節的簡單刻板顯然有很大不同，可說是很特殊的「請神詞」。

卷四「大譜」全是不帶詞的樂曲，也可說就是器樂曲、演奏曲而已，和帶詞的「指譜」在名稱上就有了區分。晉江劉鴻溝的《閩南音樂指譜全集》則以單字簡稱，他所謂「指」就是有詞的，共四十八套；「譜」是器樂曲，共十六套。前述「請月姑」等在劉書的第四十三套，「弟子壇前」題下加注「道教」，分爲首齣「翁燒歌」（即請田都元帥等）、次齣「翁燒歌」（即請月姑前段），三齣「翁燒疊」（自「直入花園是花味香」起至最末），詞稍異而更清楚易解。而且在「全集」是以「套」爲綱目，下分「齣」，齣下注明調門，再以小字標出曲牌、管色等，例如：《文煥堂指譜》卷一第四套「攤破石榴花」「趁賞花燈」「我看伊」「脫落腳」「娘仔有」，對照劉氏《指譜全集》在第六套「趁賞花燈」，分：

首齣 中倍外對 攤破石榴花 五空管

次齣 中倍 白芍藥 五空管

三齣 越任好 五空管

四齣 舞霓裳帶尾聲 五空管

各齣分得很清楚，不像《文煥堂》本雖然也保留了「套」的形式，卻只有「越任好」、「舞霓裳」才特別加以分段標明，《文煥堂》本也未標明調門、管色，所以可見到了劉本是進步的。至於張再興編的《南管名曲選集》則是以調門和曲牌爲綱目，「鬼錄各套同曲牌的作品，羅列在一起，或反過來看則是一套各齣被拆散分列於各曲牌中，這是爲了練習單曲方便起見所做的調整，卻不利於「套」的完整性，對「戲」的掌握和理解而言卻徒然增加了許多不便。

就以「趁賞花燈」爲例，再看林齊秋的《泉州指譜重編》，可說整理得最爲完備，列在「書部」（第五冊）裏，屬全書的第四十二套，目錄是這樣的：「第卅二套 趁賞燈 全章四齣」「留鞋」第八十六葉下標題是：

第四十二套 趁賞燈 中倍調外對雙

留鞋 兒女玩仙燈 全章四齣

元代傳奇，河南洛陽人郭華，赴選長安，寓柳員外處。因試期尚遠，終日閑游街坊。偶於綉花胡同見胭脂舖內有母女二人，女態風雅絕倫，生悅之，吟曰：「千里婚姻一綫牽，深虞交臂失良緣；伊人若不成連理，終把幽魂費九泉。」……華既醒，知女踐約，來且去矣，悔恨無極，咽鞋而死。出《留鞋記》，亦名《月華緣》

這是林氏《重編》本的體例，先列套名、調門等，繼作「本事」考，接下是曲詞：

首齣 勝尋芳

趁賞花燈……

次齣 醉羅浮

躡步近前……

三齣 納朱賓

脫落腳下綉弓鞋，……

四齣 惜分飛 梅香起唱

娘子有心相意愛，……月英答唱 觸人暗感，流盡目津，……

對照之下，林氏「四齣」所列曲牌竟然完全不同於章煥《指譜》本和劉氏《全集》本，這就很奇怪了。還有，最後一齣曲詞竟是梅香和王月英對唱，後面「門樓鼓打五更時，……」甚至是「娘嫻合唱」，都是前兩本沒有交代出來的。

書是破了舊了，但在既有的幾本南管曲譜書之外又看到這套咸豐木刻本，相互比勘之際，也意外的找到不少有趣的問題，卻是買書之後衍生出來的無窮樂趣。